

TANG CHENG ZHI Y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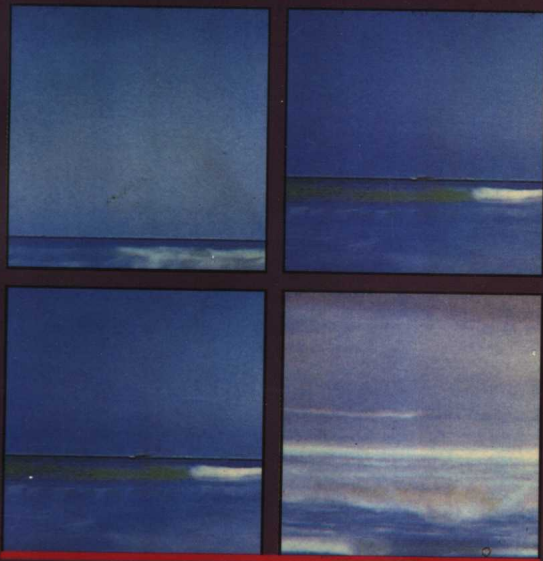
TANG CHENG ZHI YU

TANG CHENG ZHI YU

唐城之雨

TANG CHENG ZHI YU

傅 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TANG CHENG ZHI YU



唐 城 之 雨

傅 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陈 峻

唐城之雨

傅 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00 插页 2 字数 168,000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1463-5/I·1153 定价：10.00元

—

1993年4月12日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好日子。陆紫薇在走出家门上班之前，完全是无意识地抬头往天上瞅了一眼：发现碧蓝的天空贴着几丝白云，像前些日子她在唐城画廊见过的抽象画；环顾四周时，发现太阳的光辉洒下来，经过高楼的折射和树叶的遮挡，已经变成了大小不同的许多耀眼的金箔；扑面而来的和暖春风里有香樟和月季花醉人的芬芳（月季花是市花，香樟树是市树）。陆紫薇感觉到自己的心情也随着春风变得舒畅起来。

傍晚归来，陆紫薇却在路上迎上了不大不小的阵雨，春日的雨打在脸上依然有凉嗖嗖的感觉，她就感叹这鬼天气变得太快。

本来她完全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雨，等雨停了再走，可是，她却沒有一丝一毫躲雨的打算，而是更加用力地蹬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往家赶。

这时，一个巨大的危险正在向她悄悄走来，可惜她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终于在湖南路口转弯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幸福125摩托车撞翻。在倒地的刹那间，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车祸或许是命中注定；否则，她完全没有必要急

急忙往家赶。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等着她。她也并不是毛毛躁躁的小孩子，她已经是35岁的成熟女人了。

这场车祸挽救了她的家庭，使她没有能够亲眼目睹一个令她难堪同时也令她丈夫曲如北和另一个女人难堪的场面。她完全被蒙在鼓里了。对她来说，实在弄不清这是幸还是不幸。如果说这场车祸不可避免，那么，值得欣慰的就是陆紫薇没有因此造成内伤，只是撞折了胳膊和其他一些表皮擦伤。她没有在医院打石膏，唐城一位著名的气功师为她接上了断骨，但是，仍然让她在家休养。如今，她已经在家休养了两个月，骨伤几乎痊愈了。

在休养的日子里，她就不断地用写文章来愉悦自己。

这天，当她写出：事情发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先兆，她独自走向那片翠绿的竹林。竹林中央的池塘边有位吹箫的少年这几个字时，她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一个遥远的回忆。这回忆令她喜悦令她忧。她呆呆地注视着这几个字，失去了继续写下去的欲望……就在这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声响了。她从书桌前起身往客厅走去，拎起话筒，连问几次，话筒里都没有回音，她就放下话筒，以为是谁拨错了号码。可是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声却又剧烈地响起来。她抓起话筒，也不问问清楚，就凶道：

“请问你会不会打电话？”

“我不会打电话呀，”话筒里传出陆紫薇熟悉的银铃般清脆的笑声，“请指教！”

“你这个小蹄子，我怎么没猜出是你呢。”陆紫薇问道，“找我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亚敏，别跟我鬼了。”陆紫薇醒悟道，“是不是催我明日去上班，石上峰不是给我打过电话了吗？”

“那是石上峰的事，我在你们政工科打杂，还有资格催你上班？你别抬举我了。”

“那是你自己说愿意在政工科当童养媳的，我可没有歧视你的意思。”

“我说是我的事情，陆姐，不准你取笑我。”谢亚敏接着又问，“今晚有饭吃吗？”

“吃什么饭？”

“我说贵人多忘事了吧，”谢亚敏说，“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还当真忘了，”陆紫薇愣怔了一下，说，“你邀上简菲菲一起来吧，咱们热闹一回。”

“你等着，我就来。”

陆紫薇没打算再写什么，就坐在沙发上，随手拿起一本杂志看起来。

当谢亚敏满头大汗地跨进陆紫薇家时，就迅速地摘下红白相间的遮阳帽和变色眼镜，然后仿佛变魔术似的从裤兜里掏出三朵鲜红的月季花，说：“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从咱厂花园里偷来的。”

陆紫薇伸手欲接她的花。她缩回去，说：“你别接了，我给你在花瓶里灌上水插起来吧。”

“你送哪像政工科的童养媳呀，分明是政工科的大盗。”陆紫薇笑着又问道，“怎么，简菲菲没和你一道来？你又想

把她撤下是不是？”

“你别提她了，提起她来一言难尽！”谢亚敏又鬼头鬼脑地瞅了瞅周围，压低声音问道，“你这屋里没别人吧？”

“你别把什么事都搞得这么神秘好不好？”陆紫薇从冰箱里取出两听芒果汁递给她。

“告诉你吧，简菲菲跟咱们科头好上了，你说怪不怪，凤凰配八戒。”

陆紫薇吓她道：“看我明日上班不告诉石上峰。”

“告就告吧，告诉他之后你就成为知情人了，我还怕科头不提防你。”

“你个小蹄子，政工科这种地方确实少你不得。”

“你整日呆在家中，你哪知道，”谢亚敏撇撇嘴，笑道，“我看你再这么下去，就要变成二傻了。”

“变成二傻好啊，随你们坑瞒拐骗。”陆紫薇说罢，忍不住笑起来。

“谁若把你当二傻，他自己就真是二傻了。”谢亚敏又爆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仿佛大珠小珠落玉盘。

陆紫薇见她笑得得意，忍不住刺她道：“你别整天像狗一般嗅别人，你自己呢？”

“他那个鳖相，我不想嫁给他了。”

“我看你们也不般配，不想嫁就趁早摆脱，别陷深了，想逃都逃不掉。”

“他真有那个想法，前段时间约我去南京，我看他那副奸相，就晓得他没安好心，想弄个生米做成熟饭。”谢亚敏喝了几口芒果汁，毫不害羞地笑道，“他也不想一想，当真那

样，我也还是不会嫁给他。男人们都是不可救药的坏种。”

“好啦好啦，别一说起来天下就没一个好男人，我都担心你会打一辈子光棍。”陆紫薇催促她说，“咱们走吧，去五洲饭店。”

“老曲呢？”

“他呀，不在南海淹死不会漂上来。”

“不喊上曲曲？”

曲曲是陆紫薇的儿子，一直跟随在她父亲曲如北身边，如今只有十岁就上到小学六年级了。陆紫薇对老曲没信心，但她对这个唯一的儿子却寄托着厚望。

她说：“这种事，还是别打扰他。”

两人下楼，走了一截路（陆紫薇住在安静小区，营运车辆不准开进来），来到正街，街上到处飞着“黄虫”（黄色出租车），陆紫薇一招手，就有一辆“黄虫”停到她面前。她和谢亚敏弓腰钻进车子，对司机说：“五洲饭店。”

车子来到装潢典雅的“五洲饭店”门前，两人正要下车，谢亚敏却发现石上峰和简菲菲从另一辆“黄虫”里飞出来，她赶忙拉住陆紫薇，伸手指了指昂首挺胸走在满天星灯下的石上峰和简菲菲，说：“陆姐，你瞧，我跟你讲的没假吧。”

陆紫薇说：“那咱们换一家饭店吧。”

二

从孤独酒家出来，谢亚敏就忿忿不平地说：“这个老板真是蠢死了，光知道设陪酒女，就不知道弄几个陪酒郎来。”

“人家哪知道你有这个好胃口呢，”陆紫薇忍不住笑道，“临走时你也不跟老板提个醒，就知道背后瞎嚷嚷。”

“跟你说吧，我这人历来是有贼心没贼胆。”

“你要是真有贼胆，我可不想认你这个小妹。”陆紫薇作出生气的样子，说，“到那时候，公安局就请你去了。”

“莫搞那么玄好不好？”谢亚敏提议道，“咱们去红帆听歌吧。”

“要去你去，我是不想去了。”陆紫薇想到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曲如北不回来，甚至连个表示祝贺的电话都没有，心里就很失落。

“我今天最想做的事就是狠狠斩你一次。”

“可是我不上鬼子当。”陆紫薇笑着瞅一眼走在身旁的这个只有23岁的姑娘，就觉得她活得实在是潇洒。与她相比，自己不过大出10多岁光景，可是就仿佛差了一个世纪，有时候想起来就不能不深感惭愧。

走在1993年6月4日的湖北路上，陆紫薇就有一种被茫茫人海淹没的感觉，或许是长时间没有出门的缘故，她已经不太适应这种摩肩接踵的拥挤。她对谢亚敏说：“我们乘车回去吧。”

“我同意。”谢亚敏说。

她俩在路边拦了一辆“黄虫”，钻进车子后，陆紫薇对谢亚敏说：“先送你回去？”

“我现在真是不想回去，”谢亚敏说，“我那个宿舍又挤又热，就差点儿没把我烤熟了。我先到你家洗把澡。”

“那你干脆睡在我家吧。”

“我就是想让你说这句话，”谢亚敏扮了个鬼脸，笑道，“进到你家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凉世界。”

“赶明你就住在我家得了。”

“那好呀！”谢亚敏说罢，瞅了一眼陆紫薇，见她吃吃地笑，就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捶了她一下，说，“陆姐，你够坏了！”

陆紫薇笑道：“亚敏，不满你说，有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回坏人。”

“你们这代人从骨子里就把自己看成正统，把我们都看成庶出，”谢亚敏手舞足蹈地说，“你们哪是做坏事的人呢，你以为坏事想做就能做出来吗？给你一把刀你敢去杀人吗？”

“好啦，话到你嘴里就不是话了。”陆紫薇鄙夷地说，“看上去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在乎，其实你们什么都在乎，就是没有原则性和正义感。”

“诬蔑，诬蔑！”谢亚敏连连否定道。

“黄虫”乘着夜色驶进了安静小区，停在陆紫薇楼下。

两人下车，陆紫薇付过车费，就和谢亚敏一同往楼上走。

谢亚敏一面上楼，一面问：“老曲不会回来吧？”

“你管他呢，我都不管他了，你还问他干吗？”陆紫薇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不知道他都在忙些什么。”

掏出钥匙开门。门一推开，一股凉气迎面扑来。陆紫薇顺手在门旁掀了一下开关，客厅中央大吊灯旁的几只七彩小灯相继亮起来，将客厅映成一片朦胧。墙上猫眨眼的石

英钟嘀嘀响了几下。

陆紫薇对谢亚敏说：“你先洗澡吧，我看你身上的衣服都快发臭了。”

“请你给我找一套连衣裙。”谢亚敏说着就极迅速地将身上的衣服脱光了，赤身裸体地站在陆紫薇面前，羞得陆紫薇不敢抬头看，可是她似乎并不满足，又绷了绷腿，举了举胳膊，问陆紫薇道：“你看我有魅力吗？”

陆紫薇对她真是气也不是，恨也不是，就狠声地说：“我就想砍你一刀，太招眼了。”

谢亚敏双手抱在胸前，赶忙往卫生间跑，一面嚷道：“真是太可怕了！”

过了一会儿，卫生间终于传来了哗哗的水声。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

陆紫薇接过电话，轻声问道：“哪位？”

“在下罗不言。”仍然是那个欢快的声音。

陆紫薇就感觉心灵被他震动了一下。她转身瞧了一眼仍旧关着的卫生间的门，就放下心来，她不想让谢亚敏知道是罗不言的电话，因为罗不言是谢亚敏的表哥，罗不言的母亲是她的姨妈。

“紫薇，给你打个电话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陆紫薇在惊喜中回过神来，问道：“不言，几个月不见，你混到哪儿去了？”

“跟别人跑了一趟俄罗斯，刚下火车，想起今天是你的生日，就控制不住自己给你打电话了。”

陆紫薇听了这话，十分感动，泪水止不住噙满眼眶，问

他道：“你是不是跑到俄罗斯发人家的国难财去了？”

“没到那一步吧。”罗不言在电话另一端笑道。

“总归是做生意吧，我早说过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人家将你卖掉，你还帮他数钱呢。”

“世上的事都是学来的，没有谁生而能之。”

“听你的口气，好像赚了不少的钱？”

罗不言叹息说：“钱没赚到，长了不少见识。”

“不言，我看你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好啦，你别动不动就批评我。我要赶回家睡觉了，太困。”

陆紫薇挂上电话，却发现谢亚敏没穿衣服，赤裸着趴在那只铺着竹席的羊皮沙发上，双手撑着下颏，全神贯注地瞅着她。

陆紫薇红着脸说：“亚敏你这是干嘛呀？不知羞耻！”

“你别怨我，是你没给我拿衣服。”谢亚敏委屈地说。接着又问道：“是我表哥吗？”

“不是。”陆紫薇坚决否定道。然后就起身去卧室给她找来大红的真丝套裙和三角短裤及乳罩等。

谢亚敏穿上后，打开吊灯，客厅顿时一片明亮，她站到壁镜前照了照，说：“太艳了。”

“别照了，你那个雪白的皮肤和模特身材穿什么都漂亮。”

谢亚敏笑着坐到沙发上，说：“表哥这辈子里是完了，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要写诗你倒是安心写呀，却又静不下来，跟着别人后面做倒爷，不是你说，连我都敢肯定他赚不

到钱。当初幸亏你没成为我的表嫂，你若成为我的表嫂，你落泪都来不及。”

“你怎么就能肯定我落泪来不及呢？真是一派胡言！”陆紫薇伸手指着她说，“当真做你的表嫂，首先就把你给管服帖，闹得我现在不仅管不了你，反而放纵你，宠着你。”

“那你还是莫做我的表嫂好。”谢亚敏撒娇道。

陆紫薇说，“想喝冷饮你自己在冰箱拿，我去洗澡了。”

说罢，她就走进卫生间。这时，我们发现谢亚敏靠在沙发上，慢慢地闭上眼睛，瞌睡虫大概将她拖入梦乡了。

三

其实，正当陆紫薇和谢亚敏在湖北路上漫步时，黑马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曲如北和他的总经理助理兼公关部长易小丹正从花园饭店里吃完宴席出来，夹在他俩中间的是两个广东来的客户。曲如北在无意之中抬头往天上瞧了一眼，就见到了那个高高悬在头上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当时那个柔和的月光不仅照着他，同时也照着陆紫薇和谢亚敏。可惜他们隔着两条街，否则，他们一定会碰上，碰上后，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

街道两旁是不夜的商城、酒吧、舞厅以及卖各种风味小吃的摊点；刺人眼目的各种颜色的霓虹灯闪烁烁烁，不停变幻，仿佛鬼眨眼；这一切都使身居唐城的人心情变得浮躁不定。而就在这一年，唐城在一场春雨之后，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公司。据说，你在街上随便撞倒一个

行人，他爬起来绝对不是让你赔礼道歉，而是递给你一张香喷喷的名片，但他没想到在递出名片的同时也收到一张含着满脸笑容递过来的名片。于是，就相互发现对方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于是，就开始交流相互拥有的商品，其中有武钢的薄板、马钢的高线、鞍钢的重轨、东北的大豆、莫斯科的军用坦克以及韩国的各种牌子的轿车，等等。如果你还想买其他东西，只要你讲得出名字，出得起价钱都是可以弄来的。1993年的唐城，到处潜藏着机遇，就看你有没有能耐抓住。

曲如北的公司当然也不例外。

他们一行走了几步路，就猫腰钻进出租车里了。易小丹对司机说：“红羽毛舞厅。”

走进红羽毛舞厅就看见了小乐队正在演奏欢快而跳跃的舞曲，而那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灯光总给人眩晕的感觉。曲如北和易小丹是这儿的常客，易小丹给胖胖的老板娘做了个手势，立刻就走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老板娘也跟过来要给他们开KTV包房。

易小丹说：“不了，我们就在外面坐坐。”

“上什么饮料？”老板娘讨好地问道。

“每人一杯拿破仑，其他再上几样国产饮料。”

“要不要上小点心？”

“免了吧。”

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后，服务小姐就用托盘端来六杯洋酒拿破仑，微笑着轻轻地放到每个人面前，然后又送来一托盘的饮料，就告退了。

曲如北对两位广东客户和陪舞的小姐伸了伸手，说：“你们请自便。”然后他就拥着易小丹飘入了那片诱人的舞池。两人在不停变幻的暗淡灯光里，一面跳舞，一面说着许多知冷知热的话语。

曲如北说：“这笔合同订下来，小丹你是功不可没，一定要重奖。”

易小丹撇撇嘴说：“我才不图你什么重奖呢，给你透露一个信息，科达公司想让我过去，答应给我高薪。”

“你的意思是过去还是不过去？”曲如北平静地问道，事实上他的心里很清楚，易小丹是不会离他而去的。

易小丹娇羞一笑，说：“我想听听你的高见，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曲如北就将易小丹往身边拥了一下，易小丹高耸的乳房就随着舞步不时触到他的身体的某个部位。易小丹完全能够领会曲如北的意图，所以她并不挣脱。曲如北长得伟岸挺拔，风流倜傥，一派书生的儒雅相。虽说在官场厮混多年，却丝毫没染上陈暮之气，而且出手大方，风趣幽默，使易小丹痴迷不浅。但她绝没想到曲如北会说：“我历来尊重个人选择，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允许跳槽，另谋发展。因为我知道拴得住人拴不住心，拴不住心就拴不住人。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易小丹眨着一双迷人的丹凤眼苦笑道：“看来我的话是白说了，打个水漂儿还有几个波纹，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没身价，你连挽留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曲如北说：“因为黑马经济开发公司是我们自己创下

的，这就像母亲千辛万苦养了个儿子，哪舍得轻易丢掉！”

易小丹故意笑道：“儿子是你养的，我不过是在给你打工。人们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那我只有跟你走了，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曲如北附在她的耳旁笑道，同时用力握了握易小丹那只纤纤玉手。

易小丹红着脸挣脱他，说：“你莫搞小动作。”

曲如北装糊涂说：“没有啊。”

这时，舞曲嘎然而止，灯光比先前稍微亮了一些。曲如北就松开易小丹，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回来，接着两位广东佬和伴舞的姑娘也相继回来。姑娘们用软管吸着饮料，几个男人都端起酒杯，很绅士相地凑在嘴唇边抿了一口，一副故作模样，还自以为优雅呢。

曲如北忽然神情严肃起来，放下那杯喝了一半的洋酒，对易小丹说：“小丹，你陪客人尽兴玩，我先回去了，今天是陆紫薇生日，本来想带上儿子一起去饭店聚餐的，看来是不成了。”

“那你就快回去吧，多陪几个不是。”易小丹连声叮嘱他。

曲如北走出舞厅，在门前乘上出租车，小车立刻悄无声息地启动了。他凝视前方，发现宽阔的马路就是一条流动的灯的海洋。想起陆紫薇，就觉得她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美丽活泼的易小丹相比了，生育后的女人与未生育的女人真是截然不同。

小车经过紫罗兰花店，曲如北突然喊停车。他对司机

说：“我下车买束鲜花。”

花店门前装点得五彩缤纷，女老板为他精心挑选了一束红蓝相间的康乃馨，同时笑着递给他一张精美的贺卡，问道：“是给太太买花吗？”

曲如北歪着头，笑道：“就不兴给情人买花？”

“曲总真会逗笑。”

曲如北一愣，惊讶道：“对不起，小姐，你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你，这太不公平了。”

女老板恭维地笑道：“天下谁人不识君！”

曲如北笑道：“哄我开心罢了。”

女老板递给他一支签字笔，问道：“要不要写几句祝贺的话？”

曲如北由衷地说：“小姐，你想得真周到。”

“做生意嘛，想得不周到哪能赚钱。”

曲如北接过签字笔，在那张精美的贺卡上写下了：献给亲爱的夫人，愿幸福永远陪伴你！

写毕，将签字笔还给女老板。女老板顺手在柜台的拍纸簿上扯下一张纸，写下几个阿拉伯数字和一个高字，然后将纸片递给曲如北。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需要送花时，请拨电话。”

“哦，高小姐，非常感谢！”曲如北瞅一眼纸片，又抬起头满怀深情地说，“用花时，我会给你打电话。”

曲如北捧着鲜花步出花店，到门口时忍不住回头再瞅一眼，正碰上高小姐目送他的情深谊长的目光，他忍不住朝她挤了挤眼睛，咧嘴笑了笑。